

空留紅唇追一夢

我的傷 是愛不能隨緣盡
我的痛 是情不知海多深
誰讓我誰讓我
苦酒滿杯留空影
傷傷痛痛走一生
空過了空過了
南風無力將留春
北雪又來冷獨影
是想忘却忘不了
親口承諾如蝶戲
多少深情多少恨
恨紅唇遠比夕陽紅
却無人和我共黃昏
星落紅塵猶留痕
愛愛恨恨語休休
輕輕一轉就是空
當初何必曾相逢
誰能還我一個真
空留紅唇追一夢



劉天擎
作于 2007 年 3 月 5 日



在一次盛大的舞會上，實話先生見到一位風韻猶存的老女人，他向她行禮："你使我想起你年輕的時候。"老女人微笑着說："怎麼樣？""很漂亮。""難道現在就不漂亮嗎？"老女帶着這幾分戲謔的問。實話先生非常認真地說："是的，比起你年輕時，皮膚鬆弛，缺少光澤，還有皺紋。"

"我有很多花，但孩子是所有花中最美麗的。"
—— 奧斯卡·王爾德

有一段時間，每個星期天早晨，都會有人將一朵玫瑰花別在我衣服的翻領上。儘管我很感謝給我送花的朋友，但是因為每周都能收到玫瑰，時間一長，我就覺得這事很平常了。但是有一個星期天，這件事變得不同尋常了。

那天，當我正要離開講臺，一個小男孩走了過來。他站在我面前說："先生，您要怎么處理你的花？"我最初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，但一會兒我就明白了。我指着別在衣領上的玫瑰問道："你是指這朵嗎？"

他說："是的，先生。如果您會丟掉它，可否送給我？"我微笑着告訴他當然可以，並隨口問

美麗的謊言

作者：石磊

老女人的臉一陣白一陣紅，尷尬地瞪着那雙微怒的眼睛，剛纔的自信得意消失了。

這時，撒謊先生來到老女人面前，彬彬有禮地邀請老女人跳舞，說："你是舞會上最漂亮的女人，如能接受我的邀請，我將是最幸福的。"老女人的眼睛頓時閃出迷人的神采，伸出應允的手。

實話先生坐在一邊看着這對不協調的舞伴。撒謊先生微笑着這對老女人說了句什麼，那老女人突然間象萌發了青春活力，舞跳得象個年輕人——一個出色漂亮的年輕女郎！

舞會結束了。

實話先生叫住剛送走老女人的撒謊先生，

他要做什么。這個大概還不到 10 歲的小男孩，仰頭望着我，說："先生，我要把它送給我的祖母。去年我的爸爸媽媽離了婚，我本來和媽媽住，但她再婚了，要我和爸爸住。但爸爸也不願收留我，便送我去跟祖母住。她對我太好了，不僅煮飯給我吃還照顧我。她對我太好了，所以我要把這朵漂亮的花送給她，謝謝她這麼愛我。"

小男孩說完這番，我幾乎說不出話來。我取下花，對小男孩說："孩子，這是我聽過的最好的事。但我不能把這朵花給你，因為這還不夠。如果你走到講臺的前面，你會看到一大束花。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家庭買花送給教堂。請把那些花送給你的祖母，因為那才配得上她。"

問道："跳舞時你對她講了什麼？""我對她說：'我愛你，你願意嫁給我嗎？' 實話先生驚愕地瞪大眼睛，氣憤不已地說："你又在撒謊了！你根本不會娶她。""沒錯，可是她很高興，難道你没看見嗎？"兩人爭執不下，各奔東西。

第二天，他們各自從郵差手里得到了一函橫文："某日于某地參加某某某的葬禮。"兩個人不期而遇後，目光落到了棺木中，那里躺着的是那位老女人。

葬禮結束後，一位僕人走了過來，將兩封信分別交給了實話先生和撒謊先生。實話先生打開後看到這樣一行字："實話先生，你是對的。衰老、死亡不可避免，但講出來確是雪上加霜，我將我一生的日記贈送給你，那才是我的真實。"撒謊先生也打開了老女人的遺筆："撒謊先生，我非常感激你的謊言。它讓我生命的枯木重新然起了青春的火焰；它化卻了我心中厚重的霜雪，我將我的遺產都贈送給你。請你用它去製造美麗的謊言吧。"

他的最後一句話，更使我深深感動並且永世難忘。他說："好棒的一天！我只想要一朵花卻得到了一大束。"



那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的時候。大概已有些哥哥的影子了。那些修長的手指，那個略駝的背，還有目空一切的默想的一雙眼，後來都是哥哥的了。哥哥的一切都來自這個人。那時只有十八歲的我的母親總是悄悄注視這個人。據說這個人的生活中一向有許許多多的忽略。

連母親的歌喉、美貌，都險些被他忽略掉。母親那時包了歌劇團中所有的主角兒，風頭足極了，一匹黑緞子樣的長髮，被她編成這樣，弄成那樣，什麼佩飾都不用，卻冠冕似的華麗。十八歲的母親，眼睛驕傲天真，卻有了一個人。

這個人是我的父親。一天她忽然對他說："你有許多抄不完的稿子？"

他那時是歌劇團的副團長，在樂隊拉幾弓小提琴，或者去畫兩筆舞檯布景。有時來了外國人，他還湊合着做做翻譯。但人人都知道他是個寫書的小說家。他看着這個挺唐突的女子，臉紅了，才想起這個女子是劇團的名角兒。

在抄得工整的書稿中，夾了一張小紙箋："我要嫁給你！"

她就真嫁給了他。我還是個小小姑娘時，發現母親愛父親愛得像個小姑娘，膽怯，又有點拙劣。她把兩歲的我抱着，用一個舞臺化的姿勢，在房里踱步。手勢完全是戲劇中的，拍着我，回腸蕩氣地唱着舒伯特的《搖籃曲》，唱得我睡意頓時雲消霧散。我偷覷她已進入情緒的臉，眼神不在我身上，那時我還不明白她實際上是在唱給父親聽。她無時無刻地不從父親那里要來注重、認同。她拿起小提琴弓開始拉"哆、來、咪"。還將左手拇指扣進調色板，右手拈一枝筆，穿一件斑斕了色彩的大褂，在一張空白帆布前走來走去。要么，她大聲朗讀普希金，把泡在閱讀中的父親驚得全身一緊，抬頭去找這個聲音，然後在厭煩和壓制的矛盾

中，對她一笑。

她拿着這一笑，去維持下面的幾天、幾年，抑或半輩子的生活，維持那些沒有錢，也沒有尊嚴的日子——都知道那段日子叫"文革"。父親的薪水沒了，叫"凍結"。媽媽早已不上舞臺，身段粗壯得飛快，坐在一張小竹凳上，"吱呀"着它，晚上在桌子上剖小魚。她警告我們：所有的魚都沒有我和哥哥的份，都要託人送給在鄉下"勞動改造"一年沒音信的父親。

幾條小魚被串起來，用鹽輕腌過，吊在屋檐下晾。最終小魚干縮成一片枯柳葉，媽媽在鍋里放一點兒油，倒油之後，她舌頭飛快地在瓶口繞一圈，抹布一樣。不知她這種寒碇動作什麼時候已經做得如此自如。總是在我和哥哥被哄得早早上床，她才來煎這些小魚。煎魚的腥氣脹在房子里，我和哥哥被折磨醒了，起身站在廚房門口。

"小孩子大起來才有得吃呢！"她發現我們，難為情地紅了臉，像個小姑娘偷遞信物時被人捉了個準。

她一條小魚也沒請哥哥和我吃。我們明白那種酥、脆連骨頭都可口。然而我們只有嗅嗅、看看，一口一口地咽口水。

父親回來後，只提過一回那些小魚，說："真想不到這種東西會好吃。"後來他沒提過小魚的事。看得出，媽媽很想再聽他講起它們。她誘導他講種種事，誘他講到吃，父親卻沒再講出一個關於小魚的字。幾年中，成百上千條小魚，使他仍然惆悵地存活下來。媽媽圍繞着父親，以她略帶老態的粗壯身段在父親面前竭盡活潑。這時已長大的哥哥和我有些為這個還

母親與小魚



作者：[美]嚴歌苓

是小姑娘的母親發音。

又有許多的出版社邀請爸爸寫作了。他又開始穿他的風衣、襪裝、皮夾克，在某個大飯店佔據一個房間。他也有了個像媽媽一樣愛他的女人，只是比媽媽當年還美麗。

一天，哥哥收到爸爸一封信，從北京寄來的。他對我說："是寫給我們倆的。完了，他要和媽媽離婚了。"

信便是這個目的，讓我和哥哥說服媽媽，放棄他，成全他"真正的愛情"。他說，他一天也沒有真正愛過媽媽。這點我們早就看出來了。他只是在熬，熬到我們大起來，他好有寫這封信的這一天。我們也看出他在我們身上的犧牲，知道再無權請求他熬下去。而這個嘔心瀝血愛了大半輩子的媽媽呢？

許多天才商量好，由我向媽媽出示父親的信。她讀完它，一言不發地靠在沙發上。好像她辛辛苦苦

愛他這麼久，終於能歇口氣了。她看看我們兄妹，畏懼地縮了一下身子，她看出我們這些天的蓄謀：我們決不會幫她將父親拖回來，並決定以犧牲她來把父親留給他愛的女人，她知道她是徹底孤立了。

這一夜，我們又聽到了那只竹凳的"吱呀"聲，聽上去它要散架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幾串被剖淨的小魚墜在了屋檐下。

父親從此沒回家。一天媽媽對我說："我的探親假到了。"

我問她去探誰。我知道父親盡一切努力在躲她，不可能讓她一年僅有的七天探親假花在他身上。

"去探你爸爸呀。"她瞪我一眼，像說：這還用問？！

又是一屋子煎小魚的香味。我們都成年了，也都不再缺吃的，這氣味一下子變得不那么好聞。哥哥半夜跑到我房間，"叫她別弄了！"他說："現在誰還吃那玩意兒？"

我們卻都忍不住心對她這麼說。並且我陪她上了"探親"的路，提着那足有二十斤的烘小魚。只是朦朧聽說父親在杭州一個飯店寫作。

遠東紀念公園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普通式和豪華式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請打電話：玲玲:330-819-0277

六位從\$950起，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，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為福人備

預先選定一處風水福地，既可陰澤後人，又可為自身添福增壽。

伊利華報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／主編：浦瑛
總編輯：劉元華
版面／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曉月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